

沒用人的一生

高爾基著

高 爾 基

沒 用 人 的 一 生

夏 衍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 上 海

А. М. ГОРЬКИЙ
ЖИЗНЬ НЕНУЖ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0

據日本上協連翻譯，東京改造社出版之『不用人の一生』（高爾基全集第八卷）昭和六年（1931）版本轉譯；並參照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國家文學藝術出版局出版的高爾基全集本校訂。

沒 用 人 的 一 生

原 著 者	蘇 聯 高 爾 基
翻 譯 者	夏 衍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
印 刷 者	新 華 印 刷 廠 上 海 廠 (上 海 大 連 路 一 三 〇 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

書號 (655) [VI I 13] 類別 文學—小說
字數 228000 字 開本 787×1092 1/25 印張 12 16/25
1954年8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30100 冊

定價 11,400 元

埃夫賽·科林柯夫四歲的時候，他父親就被山林管理人用槍打死了。滿七歲的時候，他母親死了。他的母親是正在收割的時候，在田裏突然死掉的，因為這種死法太奇突，所以埃夫賽看見她的死尸，也不覺得害怕。

鐵匠彼得伯父，將手放在孩子的頭上說：

『怎麼辦？』

埃夫賽斜眼望着他媽媽躺着的長凳子，低聲地回答說：

『我不知道……』

鐵匠用襯衫袖子揩了揩臉上的汗，沈默了好久，然後將他的姪兒輕輕地推開。

『唉，你，這個小老頭……』

從此之後，孩子們就將他叫做『小老頭』。這個稱呼是和他非常相稱的，因為他的個子比年紀倒是不矮，舉動却不活潑，說話聲音也很低。在他瘦瘦的臉上，突出了鳥嘴一樣的無精打彩的光彩的圓眼膽怯地震動，稀疏的黃頭髮長成漩兒。在學校裏，同學們取笑他，打他，因為他一般的嘴臉，的確可以使那些健康而活潑的孩子們看了就生氣的。他總是躲開別的孩子們，

坐在陰暗的地方、牆角下或窪坑裏。藏在這些地方，使別人不注意他，他小心翼翼地蜷縮着，睜大圓眼睛，一霎也不霎地望着人。當眼睛疲倦的時候，他久久地閉着眼睛，像瞎子一般地坐着，慢慢地搖着他軟而輕的身體。在他伯父家裏，他也極力想要使別人不注意他，但這是一件很難以辦到的事，因為每逢中飯和晚飯的時候，他還是非和大家在一起不可。他伯父有一個年紀還小的兒子，叫亞柯夫，長得胖胖的，血色很好，每當他坐上食桌的時候，亞柯夫總是用盡一切方法來刺痛他或者使他發笑，他裝着鬼臉，伸出舌頭，從桌子下面踢他或捏他。可是要使埃夫賽發笑，却一次也沒有成功。有時候，埃夫賽疼得發抖，黃的臉變青，兩眼瞪大，手裏的調羹也抖動起來。

『爲什麼，小老頭？』伯父彼得問。

『亞希卡捏我。』這個孩子以平穩的聲音，毫無怨意地說明理由。

如果伯父彼得重重地打一下亞希卡的後頸或者揪他的頭髮，那麼阿加菲亞伯母便噉起嘴巴，氣憤憤地嚷：

『啐！說謊……』

後來，亞希卡找到他，拚命地打了他一頓。埃夫賽認爲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也知道告狀是不合算的，因爲假使彼得伯父打了兒子，那麼阿加菲亞伯母一定會重重地加上利錢，在姪兒身上打還，而被她打比被亞希卡打更加難當。所以每逢埃夫賽看出亞希卡要開始打他的時候，這個小老頭便倒在地上，儘可能將身體緊緊地縮成一塊，將膝蓋縮攏在肚子下面，用兩手抱住臉和頭，默不作聲地用身體側面和背脊去承受他堂弟的拳頭。但每次，他愈加忍耐地忍受毆打，亞希卡會愈加生氣，有時候，甚至於他

會氣得哭出來，一面踢着堂兄的身體，一面喊：

『可惡的地鼈蟲！喊一下吧！』

有一次，埃夫賽拾了一塊馬蹄鐵，將它送給了亞希卡，當然即使不送給他，他也一定要來奪這個拾物的。亞希卡得了禮物之後，心軟起來，問：

『方才我打你打痛了吧？』

『痛！』埃夫賽回答。

亞希卡想了一想，搔了搔頭，說：

『嗯，不要緊，慢慢會好的。』

他走開了，但是，他的這一句話使埃夫賽有點感動，他抱着一種希望，低聲地重複了一下：

『慢慢會好的……』

有一次，埃夫賽看見過女巡禮人用蕁麻揉擦她走路走累了腳。於是，他也用蕁麻擦了一下被亞希卡打痛了的腰部，果然覺得蕁麻減輕了疼痛。從此之後，每逢被打的時候，他便用這為大家所討厭的毛茸茸的毒草葉認真地揉擦被打傷的地方。

他的功課很壞，因為他總是滿懷着被毆打的恐懼心來上學，備受欺負地回家。他掩飾不了唯恐被欺負的神氣，這又引起了別的孩子們想多打他幾拳的、不可克制的念頭。

埃夫賽會唱中音了，先生將他編入了教會合唱隊裏。因此，他在家裏的時間可以減少一些，但是，由於常常練習合唱，在學校裏碰到同學們的機會却增加了，可是他們打他也不亞於亞希卡。

他喜歡那古舊的木造教堂，教堂裏有許多陰暗的小屋，這些小屋的舒適的、溫暖的安靜，始終以一種神祕的力量吸引他。他心中期待着：在一個小屋裏能有一種異常的、美好的東西，能夠擁抱他，親熱地撫愛他，講些故事給他聽，正像母親對他所做過的那樣。教堂裏的聖像由於悠長的歲月裏受到煙灰的薰染變了黑色，但是，聖者們的那種仁慈而嚴肅的容貌則都一樣地使他想起了滿臉鬍鬚的彼得伯父的黑臉。

在教堂大門旁邊，有一幅描寫着一個聖者抓住了一個惡魔在毆打的圖畫。聖者的皮色油黑，身材很高，渾身青筋，胳膊很長；惡魔是紅臉，身材瘦小，像一隻小山羊。起初，埃夫賽看也不想看惡魔，甚至於想要吐他一口唾沫，但是後來覺得這個不幸的惡魔很可憐，在沒有人的時候，他用手輕輕地撫弄了一下那小山羊的爲了恐懼和疼痛而變歪了的、骯髒的嘴臉。

這樣，在孩子的心裏第一次產生了同情心。

他喜歡教堂的另一個理由，就是因爲無論怎樣的人，連村莊上著名的搗亂鬼和兇人，一到這裏來，都變得肅靜和謙遜。

埃夫賽害怕很高的聲音，一看激怒的面孔，一聽生氣的喊叫聲，他便逃跑而躲藏起來，他之所以這樣，是因爲有過這麼一回事：有一天——趕集的日子——他看見幾個農夫起初高聲地爭論，過了一會吵嚷起來，互相扭打，再過一會，其中一個，拿起一根木樁，舉起來打了另外一個人。在剛一聽到可怕的怒吼和尖叫的聲音的時候，許多人都跑開了，『小老頭』被人一推，臉朝下地摔在水窪裏面。當他爬起來的時候，他看見了一個臉上淌着鮮血的、大個兒的農夫揮着兩手向他趕來，因爲那樣子太可怕了，

埃夫賽尖叫了一聲就像被推進黑坑裏去似地暈過去了。一定要有人在他的臉上潑些冷水，他才能甦醒過來。

此外，他還怕酒鬼。這是因為他母親在日，曾經對他說過，惡魔住在酒鬼肚子裏的緣故。在這個『小老頭』心裏，以為惡魔身上有刺蝟一般的尖刺，身上像蛤蟆一般地濕滑，身體是棕紅色的，眼睛是綠色的。它會鑽進人們的肚子，在那裏惡作劇，使人們胡鬧。

教堂裏面，在他看來還有許多合意的事情。除了和平、安靜和親切的黃昏外，教堂裏面的歌唱也使埃夫賽歡喜。當他不用樂譜唱歌的時候，他總是緊緊地閉着眼睛，把自己的歌聲融合在大家的整個聲浪裏面，一點也聽不出自己的歌聲，他便覺得自己已經消失在一種愉快的地方，好像陶醉在甜蜜的沈睡裏面。在這種夢幻狀態裏，他總是感覺他已經脫離生活，接近了親切而和平的另一個世界。他心裏發生了一種夢想，有一次，他對伯父說過這樣的話：

『伯父，人能不能不論到什麼地方，自己能看見別人，而不讓別人看見自己？』

『不讓別人看見？』鐵匠問。

想了一下後，他答道：

『應該說，那可辦不到。』

自從全村莊的人們將埃夫賽叫做『小老頭』之後，伯父便將他叫做『沒爺娘的』了。這位鐵匠完全是一位不平常的人物，他不開酒，喝醉了之後在街上走的時候，他常常摘下鴨舌帽，拿在手裏揮着，哼着響亮而淒涼的歌，微笑着，搖着頭，眼睛裏流着比不喝醉時更多的眼淚。埃夫賽心裏想：伯父

是村裏最聰明和最善良的人，無論什麼事情，他都可以和他商量，他常常含着微笑，但是決不發出笑聲，說話不忙不急，鎮靜而嚴肅。在鐵匠作坊裏的時候，他有時完全不注意或忘記了埃夫賽的存在，而自言自語起來，埃夫賽特別喜歡他的這種樣子。當他自言自語的時候，他好像在和一個人討論、或訓戒一個人，他常常這樣問：

『討厭的，』他既不像生氣，又不高聲地說：『吃不飽的狗嘴！難道我不勞動嗎？你看，眼睛都乾了，快要瞎了，你說怎麼辦？倒楣的一輩子，太苦了，沒有好事情，沒有快活……』

這些話像是神父編的歌辭，埃夫賽以為他在和看不見的人說話。

有一次埃夫賽問：

『和誰說？伯伯！』

『和誰說？』鐵匠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地重複了一句，然後微笑着回答：『和自己的愚蠢說話呀……』

但是，埃夫賽能夠和他談話的機會是很少的，作坊裏面常有客人，而且，胖得像陀螺般的亞希卡，常在裏面跑來跑去，他的很響的喊聲，掩蓋着鐵鎚的打鐵聲和火爐裏面的煤塊的爆裂聲。每逢亞希卡在裏面的時候，埃夫賽是不敢去看伯伯的。

作坊在一處不深的谿谷的盡頭。每逢春夏或秋天，埃夫賽總是在這個谿谷間的楊柳林裏面消閒。谿谷像教堂一般的和平，小鳥們嘰嘰喳喳地囀着，蜜蜂和野蜂發出嗡嗡的聲音。他坐在那裏，緊閉着眼睛，搖着身體，想這個想那個，或者一邊傾聽着作坊裏的聲音，一邊在樹林裏面散步，當他知道了伯

父一個人在那裏的時候，他便跑了進去。

『沒爺娘的，怎麼了？』鐵匠眯着他那爲眼淚所濕潤的眼睛，迎接他。

有一次，埃夫賽問伯父：

『魔鬼會在夜裏進教堂去嗎？』

鐵匠想了一下之後回答：

『爲什麼不進去？不論什麼地方，他都能爬進去的——爬進教堂裏，他很容易……』

孩子聳了下肩膀，用睜圓了的眼睛，仔細地望了下屋子裏的陰暗的角落。

『用不着怕魔鬼，魔鬼算得什麼！』伯父說。

埃夫賽吁了一口氣，低聲地說：

『我不害怕……』

『他們不會來害你的！』鐵匠用他黑黑的手指揩了揩兩隻眼睛，自信地這樣向他解釋。於是埃

夫賽問：

『那麼，上帝怎麼樣？』

『上帝怎麼？』

『上帝爲什麼讓魔鬼進教堂裏去呢？』

『這和上帝有什麼關係？上帝又不是教堂的門房……』

『上帝不是也住在教堂裏面嗎？』

『上帝住在教堂裏？胡說！沒爺娘的！我告訴你，上帝是什麼地方都可以住的。教堂是爲人而造的……』

『可是人們爲什麼活着呢？』

『人，他們也許是……總而言之，爲了做各種各樣的事啊！沒有人，是什麼都辦不成的，對不對……』

『人是爲上帝而活着的嗎？』

鐵匠從側面望着他的侄兒，過了一會，才回答說：

『當然……』

說完這句話之後，他在圍裙上揩了揩手，望着爐火，再說：

『沒爺娘的，這些事情我不大懂……你去問問先生好了。要不然，問神父……』

埃夫賽用襯衫袖子揩了揩鼻子，回答：

『我怕這些人……』

『你最好不要談這些！』彼得伯父嚴肅地勸他，『你年紀還小。你要好好地玩，玩得健康……要生活一定要健康，假使身體不好，那就不能做工，那就不能活下去，懂這種道理才是聰明的……上帝需要什麼這一類事情，我們是不懂的。』

他沈默了，眼睛不離開爐火，想了一下後，以嚴肅的態度，斷斷續續地說：

『從一方面說來，我們什麼都看不見，從另一方面說來，我什麼都不了解！俗語說得好：「什麼都

是聰明創造出來的」……」

他四面望了一下作坊裏面，對站在牆角的侄兒說：

「還縮在那裏幹什麼？跟你說，去玩吧……」

當埃夫賽膽怯地出去時，鐵匠從後面補充一句說：

「火花飛進眼裏，你就會變成獨眼龍。獨眼龍，那是誰都討厭的。」

母親活着的時候，她常常講故事給埃夫賽聽。她在隆冬的晚上講故事的時候，暴風雪吹擊茅屋的牆壁，掠過屋頂，好像尋找什麼東西一般地，觸動着一切，吹進煙肉，在那裏發出了各種各樣悲悽的怒號聲。母親用微弱而催人入睡的聲調講故事，故事有時中斷，有時混亂，她常將同樣的話重複好幾遍，孩子覺得她所講的這些東西，是她在黑暗裏面都看得見的——雖則不很清楚。

埃夫賽和彼得伯父談話的時候，便想起了母親講故事的事情：這位鐵匠也一定是在爐火裏面，看見魔鬼、上帝和一切可怕的人間生活的吧，他常常流淚，大約就是這個緣故吧。埃夫賽聽了他所說的話，很容易把它記住。這些話使他的心由於期待而激動，他心裏的一種希望逐漸強大起來：能有一天看到不像村裏的酒鬼、潑婦、愛喧嚷的孩子們的生活，而看到像教堂裏的人們的那種和善而嚴肅的生活。

鐵匠作坊隔壁，有一個叫做丹妮亞的瞎眼小姑娘。埃夫賽和她很要好，他常常和她在村中散步，有時候很小心地扶她到谿谷裏去玩，在和她玩的時候，他不安地瞪着淚汪汪的眼睛，用極低的聲音談話。這兩個孩子的要好，全村人都知道，並且大家都感到愉快。但是，有一天，瞎姑娘的母親跑到彼得伯父那裏來告狀說：埃夫賽和丹妮亞說了許多嚇人的話，因此這個小姑娘現在嚇得不敢獨自呆在一個

地方，總是哭，不能好好地睡，睡下去就着魔，跳起身來，喊叫起來。

『他對她說了些什麼，我是不知道，但是她總是說關於魔鬼的話，並且說天空是黑暗的，有一個小孔，從小孔看得見火燄，許多妖怪在火裏翻筋斗，跟人開玩笑。真是豈有此理！怎麼可以對小孩子講這些話呢？』

『過來！過來！』彼得伯父將侄兒喚了來。

埃夫賽從牆角裏面悄悄地出來，於是，伯父將他重而硬的手放在他的頭上，問：

『你說了那些話麼？』

『我說了。』

『爲什麼？』

『不知道……』

鐵匠把孩子的頭推了一下，不放開手，注視着他的眼睛，嚴肅地說：

『難道天空是黑暗的嗎？』

埃夫賽低聲說：

『她是看不見天空的，那麼天空應該怎樣呢？』

『誰看不見天？』

『丹妮亞……』

『對啦！』鐵匠說，暫時想了一下之後又問：『那麼黑的火呢？你怎麼想出來的？』

孩子低着頭沈默了。

『孩子，說說看，我不打你呀！你爲什麼和她說這些，嗯？』

『因爲我覺得她可憐。』埃夫賽用耳語般的低聲回答。

鐵匠將他輕輕地推開，說：

『從此之後，不准再和她講話，懂了嗎？不論什麼時候。布拉斯科維亞太太，別生氣了！不讓他們交朋友吧！』

『打他幾下！』瞎姑娘的母親說。『我的孩子一向是好好地玩的，從來不麻煩人，現在呢，我們一刻也不能離開她……』

布拉斯科維亞回去之後，鐵匠默默地抓住埃夫賽的手帶到天井裏去，問：

『現在你好好地說出來，爲什麼要去恐嚇那個小姑娘？』

伯父的聲音雖則不高，但是嚴肅。因此埃夫賽喪失了勇氣，但是趕快地結結巴巴地開始替自己辯護：

『我並沒有嚇唬她，不過是這樣：她常常向我訴苦說：「我看見的全是黑的，你是怎樣？……」我希望她不要羨慕我，所以我說我看見的也全是黑的……我一點都沒有嚇唬她……』

他覺得委屈，嗚咽起來，彼得伯父却帶着笑靜靜地說：

『傻瓜！想一想，她是三年之前才瞎了的，她不是天生的瞎子，是出痘子後才瞎的。所以，她能夠想起還沒有瞎的時候的一切事情。你是這樣傻！』

『我不傻，她很相信我的話呢！』埃夫賽一面揩着眼淚，一面這樣反駁。

『好了。可是以後不要再和她玩。……聽明白了嗎？』

『不玩了……』

『你爲什麼哭？哭沒有用。假使再想她，我便要打你。』

鐵匠碰了一下埃夫賽的肩膀，帶笑地加上一句：

『我和你都是騙子……』

於是，孩子將頭頂住了伯父的側腰，用抖着的聲音問：

『爲什麼大家都欺負我？』

『我也不知道，沒爺娘的！』伯父想了一下，這樣回答。

總受欺負，使這個孩子發生了一種辛酸的自慰感，在他的心裏成熟了這麼一種漠然的想法：自己和大家有所不同，所以大家欺負自己。

村莊是在小丘上面，在一條河的後面，伸直着一條泥沼。每年夏天，一到炎熱的傍晚，從那些腐泥裏面，發出一種悶熱的紫霧，從小林裏出來的月亮也呈現紅色。沼澤向着村莊噴出惡臭，並不斷地送出成羣的蚊子，由於蚊羣貪婪地東奔西飛和發出淒涼的歌聲，空氣就像是在呻吟、哭泣，而可憐的、生氣的人們，則把被咬了的地方搔到出血才罷。

晚上，在沼澤上出現抖動着的青色燐火，據說這是罪人的無處投身的游魂。人們可憐他們而痛心地嘆氣，但是，他們互相之間是一點都沒有同情。

不過，他們還能夠互相合作地和愉快地過生活，埃夫賽有一次看到過這樣的事情。

富農維列田尼科夫的穀倉，晚上起了火災。埃夫賽跑到菜園裏去，爬在白楊樹上去看火災。

他看到好像一隻張着火嘴的、可怕的冒着煙的黑鳥底柔軟的巨體，搖曳着許多翼翅，在空中蜿蜒蠕動着。這隻巨鳥把它紅紅的、亮亮的頭垂下來，用灼熱的尖銳的牙齒，貪婪地咬碎稻草，嚼斷樹木。它的黑煙濛濛的巨體，在黑暗的空中搖搖擺擺地盤旋，它罩住了整個村落，爬遍了所有茅屋的屋頂之後，再輕快地上登，可是它的燒紅的頭，却還是不離開地面，它的那張狂怒的嘴巴，也在愈加擴大。

在巨火的面前，人們都變成了小小的黑點。他們或者向火上澆水，或者用長桿刺衝火焰，有的從屋上扯下已經着火稻草，用腳踏滅火焰，但是由於在濃煙中喘不過氣，他們咳嗽，發出鼻息聲，打噴嚏。他們叫喊，怒號，他們的喊聲和火的呼嘯聲混在一起，人們愈來愈接近了火，活人的黑色的圈子圍住了火的紅色的頭，好像用繩圈縛緊了它的頭頸一樣。繩圈這兒那兒地斷了，但是立刻又連起來，縛得愈來愈結實、愈緊。火焰兇猛地奔竄，跳躍，它的身體膨脹起來，鼓滿了風，好像蛇一般地蠕動，想要把被人們捉住了的頭，從地上抬起來，但是它的力量已經完了，疲倦地、快快不樂地倒在倉庫的附近，爬過菜園，分散開來，衰弱下去，而終於消滅。

『齊心協力啊！』人們互相鼓勵而這樣喊叫。

『水！』聽見女人們的喊聲。

女人們，不問陌生的和有親戚關係的、朋友和敵人，大家排列起來，從火燒場到河邊排成了一條鎖鏈，在他們手裏，盛滿了水的水桶不斷地傳遞着。

『快些，師母！親愛的，快些！』

看到人們與火作鬥爭時所發揮的這種很好的友好精神，確是愉快而值得高興的事情。大家互相鼓勵，彼此稱讚着機敏和力量，即使怒罵，也是和善的，即使高聲喊叫，也決沒有惡意，好像在火災面前，大家只能看到別人的長處，每個人只會使別人高興。當他們終於戰勝了火災的時候，他們都快樂起來。他們唱歌，大笑，自誇一番自己的功勞，開始開玩笑，上年紀的人弄來了『伏特加』，爲着克服疲倦而喝了一些。青年人們在街上跑來跑去，差不多忙到天亮，大家都好像在夢裏一般的良善。

埃夫賽不會聽到一句含有惡意的叫喊，也不會看到一副含有怒意的面孔，火燒還繼續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爲痛苦和委屈而哭泣，沒有一個人以預備害人的那種狂怒的野獸般的咆哮來怒號。

第二天，埃夫賽對彼得伯父說：

『昨天多麼好啊……』

『什麼？沒爺娘的，你說好！差一點，村莊的一半都燒完了。』

『我在說村裏的人呢。』孩子說明着：『我說他們都和睦起來了。爲着使他們總是這樣，祇願常

常有火燒！』

鐵匠想了一下，驚奇地問：

『就是說，你的結論是，常常有火災才好？』

他用嚴厲的眼光望着埃夫賽，用指頭威嚇着說：

『你這小傢伙，要當心，快把這種有罪的想頭丟了吧！你看，竟有歡喜火災的人！』